

撒可努的獵人學校

サキヌ狩人学校
Sakinu's Hunting School

文·圖 | 葉巧雯 (政治大學秘書處行政專員)

有一所學校，沒有教室，大自然就是它的教育殿堂。

有一所學校，沒有課本，透過雙眼看見、身體經驗、心靈感受，去裝填知識及堆疊價值觀。這一所獵人學校，不教人如何打獵，不是一間教授如何成為獵人的學校，而是一間學習獵人智慧與自然共舞的學校。

因為多年前的緣分，我有機會參與排灣族作家Sakinu亞榮隆·撒可努創辦的「獵人學校」，這間教育體制外的移動（行動）學校。起初我對獵人學校的認識，大抵也只是上山學習原住民狩獵文化，但在排灣族語，「獵人」這個名詞或身分，更深層的涵義不僅止於狩獵，而是能與土地溝通、聽得懂大自然語言的人。這間獵人學校不教人打獵，其精神在於學習尊榮與謙卑的獵人文



Sakinu (左四) 帶著獵人學校學員向山林學習。

化，找回人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生命哲學、生態智慧與土地倫理。

學員組成與入學條件

不同於傳統上對獵人的認知為男性，獵人學校主要的參與對象是女性，學校創辦人撒可努曾解釋，因為女性身為母親，是家庭的源頭，與孩子相處的時間最長，常扮演教育與陪伴子女的重要角色。當一個母親對山林熟悉，她的孩子就

會親近山林；當一個母親擁有豐富的生活體驗，她的孩子所接觸到的世界將更為豐盛。教育女性，也是在教育我們的下一代。

此外，女性在體能及身體構造上，雖不及於男性，但女生的感官較敏銳，身體蘊藏著潛能和力量，當女生了解跟掌握自己的身體狀況，經過學習與鍛鍊，女生展現出來的堅定和毅力，可以跨越性別的限制。如果說過去的獵場是教養男性蛻變成年的場域，那現代



獵人學校利用自然環境和團隊課程，傳授古老時代的智慧與文化。從中我體認到，一位偉大的獵人，他的榮耀不只是來自於狩獵的專業與能力，更多在於謙卑接收山林智慧、部落文化和人格品性，累積內在的廣度與心智力量，成就了他的尊榮。



的獵人學校，或可視為女性學習和成長進化的空間。

獵人學校以原住民文化為出發，但族群從來就不是重點，成員來自各地的漢人、排灣、魯凱、卑南、阿美等族群，唯一的入學條件是「認同」。如撒可努校長所說：「認同比血統更重要！」血統不會造就一個群體因此凝聚或具有生命力，但認同會！一個群體會因為認同而壯大，因為認同而保守與傳承文化，具有真正所屬的靈魂。因為認同學

校的理念精神，讓這群原本如此迥別的人聚在一起，學會尊重彼此的差異，欣賞多元文化的美麗，發掘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處。

課程內容與學習過程

獵人學校利用自然環境和團隊課程，傳授古老時代的智慧與文化，我們學原始求生技能，學著在有限的資源下，身體可怎樣去調適寒冷與飢餓感；學傳統古謠、舞步、手工藝和文化習俗，學著在每個操作課程和進行的儀式裡，知道背後所代表或賦予的文化意義；學團隊合作的精神，交換物品交付能力交流情感，學著以支持、互助、分享與共享的心念，共同去完成一件事。從中我體認到，一位偉大的獵人，他的榮耀不只是來自於狩獵的專業與能力，更多在於謙卑接收山林智慧、部落文化和人格品性，累積內在的廣度與心智力量，成就了他的尊榮。

藉由這樣的課程訓練，我們探索自己、鍛鍊心志、

挑戰體能，學習和自己、和他人、和大自然在一起，找到彼此最能共處的方式和共振的頻率。例如，第一堂課是要竭盡全力大聲對著山谷喊出自己的名字，讓山聽到，也讓自己聽到，在音波傳遞間，認識聲音的力量，並呼應自我認同感。

還記得有次課程是摸黑沿著海岸邊走，帶著不熟悉和對夜的畏懼，我先慢慢地讓自己安靜、專注地走，讓自己想像與感受著，用我的每一個步伐



學員們學習認識及採集植物，體驗傳統編織。



在山上得靠自己的力量，分工合作運送物資。

和大地親吻；踩著岸上的礫石起伏前進，像是他們在跟我的腳底板擊掌打氣；跋涉過被浪拍打的海水，就像是浪花在與我的小腿擁抱。當我用這樣的方式，嘗試和自己及大自然對話，心中的恐懼似乎放下了，也越來越享受夜行的過程，學著和自己及大自然在一起。

走出了森林海洋，獵人學校的課程也在生活中實踐，不單是山林教育，也延伸到參與部落服務，參加菲律賓 Cordillera Day，舉辦學生體驗營隊、排灣族青年會議、為土地唱歌活動等形式，將在自然環境中所學得的，內化成自己的心態和價值觀，並付諸每一次的行動，希望讓更多人去看見、去發現跟土地、跟人、跟自然可以建構不一樣的關係。

同時，也讓我去打開自己的眼界，體會生活有很多不同的可能，摸索心中那個想要的世界的樣子。

參加獵人學校的心得

我是一個在都市長大的漢人，接受常規的教育體制，父母和家庭環境也沒機會讓我有許多接觸自然的經驗，或是面對不同的文化刺激，形塑不一樣的思維方式。參與獵人學校

的訓練，讓我學習展現女性的美好，無關乎外在長相裝扮，而是一種多面相的樣貌和內在的淬鍊，經由瞭解並掌握自己的身體和狀態，以及同儕學員間互相學習，開發身為女生的更多可能性。

課程中每一次的感受與刺激，也像是在山上碰到有毒植物把每個毛細孔打開，觸發了我的痛覺或感官，但身體的痛楚是對自己的提醒，是黏在肌膚上的記憶，最初從皮膚傳遞到身體裡，再經由神經細胞傳達到大腦，讓人去記住這份感覺，並學習與它相處。腦中的記憶片段會淡忘消逝，過程的感知體驗卻會烙印在身體裡，使自己能適應或習慣簡單的生活方式，也許那就是遠古人類深埋的基因與能力。獵人學校讓我重新學習，或說是再找回我們原本的樣子，這份從大自然拿到的力量，在現實生活裡如何延續與實踐，將是生命中不間斷的課題和作業。◆



葉巧雯

台北市人，1980年生。現任政治大學秘書處行政專員。就讀政治大學時期參加指南服務團大山隊至各部落，從此與原住民族結下不解之緣，後被撒可努的獵人學校施放陷阱獵到，現為該校成員之一，投入學習排灣族與原住民族文化。